

一 人 与 人 类

(1) 人是整个世界，是至高无上的

——人的本质

我想一个人在大宇宙之间，渺小得连一粒灰尘都不如，然而一个人的头脑，却能装进这么多的思想、杂事，更有苦痛和忍耐，真是够瞧的多。（方令孺：《信》 《方令孺散文选集》第21页）

人是个怪物。你要是这么远远地从旁边看一看“父辈们”在这里过的那种僻静的生活，觉得好象没有比这更好了吧？你吃啦，喝啦，而且知道，你正以最正确、最合理的方式去待人处事。可是，不然，还是会苦闷得很难受。你总想同人们打交道，哪怕和他们骂仗也好，也总可以跟他们闹一场。（〔俄〕屠格涅夫：《父与子》第169页）

唉，人的生命力真强啊！人是一种能习惯于任何环境的动物，我以为给人下这样一个定义是最恰当不过的。（〔俄〕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第12页）

据我看来，什么也不必毁灭，只要毁灭人类关于上帝的观念就行了，人们正应该从这一点着手去干！只应该从这一点，从这一点着手，——你们这些一点也不懂事的盲人呀！只要人类全都否认上帝（我相信这个和地质时代类似的时期是会来到的），那么不必吃人肉，所有旧的世界观都将自然而然地覆灭，尤其是一切旧道德将全部覆灭，而各种崭新的事物就将到来。人们将联合起来，从生活中汲取可能的一

切，但目的必须是纯粹为了谋取他们在现实世界上的幸福和快乐。人由于神和泰坦式的骄傲精神而显得伟大，成为人神。人借自己的意志和科学的力量，无限制地不断战胜自然，因而不断感到高度的愉快，以致在他心目中，这种愉快终于完全取代了过去一切关于天国的愉快的向往。每个人都知道他总难免一死，不再复活，于是对于死抱着骄傲和平静的态度，象神一样。他由于骄傲，就会认识到他不必抱怨生命短暂，而会去爱他的弟兄，而不指望任何的报酬。爱只能满足短暂的生命，但正因为意识到它的短暂，就更能使它的火焰显得旺盛，而以前它却总是无声无息地消耗在对于身后的永恒的爱向往之中。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下第982页)

“这算不了什么，”我说，“不应当光是在病人和老太婆中间去找奇迹。难道健康不是奇迹吗？生活本身不是奇迹吗？凡是不能理解的东西就是奇迹。”

“难道您不怕那些不能理解的东面吗？”

“不。凡是我不能理解的现象，我总是勇敢地迎着它走上前去，不向它屈服。我比它们高。人应当认定自己比狮子、老虎、猩猩高一等，比自然界万物，甚至比他不能理解的、象是奇迹的东西都高才成，要不然他就算不得人，只不过是一个见着样样东西都害怕的耗子罢了。” (〔俄〕契诃夫：《带阁楼的房子》《契诃夫小说选》下卷第516页)

然而“真正的舍金纳赫——是人”。是的，正是人才是至高无上的，人是整个世界——复杂的、有趣的、深刻的世界。……如果人们不会相互理解，那么他们怎能有朝一日学会默默地互相尊重呢？他们是否总有一天将会懂得，世界上只有人才是最有趣的，而且只有人才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和生活的创造者呢？ (〔苏〕高尔基：《与世隔绝》《高尔基文集》第三卷第47页)

“比起大自然来，历史对人类的感情更严酷，更残暴。大自然要求人们仅仅满足于天赋的本能，而历史却要强制人的理智。”（〔苏〕高尔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高尔基文集》第十八卷第197页）

沙金 我一喝醉……我就觉得什么都可爱了。嗯嗯……他在祷告吗？好极了！一个人可以有信仰或是没有信仰……这是他自己的事！每个人都有自由……他自己付出一切：为了信仰，为了不信仰，为了爱情，为了智慧——人们已付出一切，所以他自由！……人就是真理！什么是人？……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他们……不！——是你，是我，是他们，是老头儿，是拿破仑，是漠罕默德……合成一个人……（用手指在空中划个人形）你明白吗？这就是巨大！这里面有一切开始和一切终结……一切在乎人，一切为了人！只有人，此外的一切——都是他的手和头脑创造出来的！人！这个字多么灿烂光辉啊！这个字听起来多么令人自豪啊！人！一定得尊重人！不要怜悯他……不要拿怜悯去污辱他……一定得尊重他！男爵，咱们为了人，来一杯吧！（站起来）感到自己是人……多痛快啊！……我是个囚犯，是个凶手，是个赌棍……嗯，不错！每逢我到大街上去的时候，人们都把我当作小偷儿似的瞧着我……他们又要躲，又要回头看看……而且老跟我说——“坏蛋！骗子！干活去吧！”干活？为什么？为了填饱肚子吗？（哈哈大笑）我一向都瞧不起那些只顾填饱肚子的人……这不是问题，男爵！这不是问题！人更崇高！人比肚子崇高！……（〔苏〕高尔基：《底层》《高尔基剧作集》第254—255页）

哈姆莱特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英〕莎士比亚：《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全集》第九

集第49页)

俄底修斯 有一个不认识的人写给我这样几句话:“无论一个人的天赋如何优异,外表或内心如何美好,也必须在他的德性的光辉照耀到他人身上发生了热力,再由感受他的热力的人把那热力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才能体会到他本身的价值存在。”

俄底修斯 我并不重视这一种很普通的道理,可是我不懂写这几句话的人的用意;他用迂迴婉转的说法,证明一个人无论享有着什么奇才异能,倘然不把那种才能传达到别人的身上,他就等于一无所有;只有在把才能发展出去以后所博得的赞美声中,才可以认识他本身的价值,正象一座穹窿把声音弹射回来,又象一扇迎着阳光的铁门,反映出太阳所投射的形状,同时吐发出它所吸收的热力一样。……(〔英〕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莎士比亚全集》第七卷第187—188页)

人类的本性在于竭力解释它在其中生活的世界。这正是人类与其它动物的不同之处:每一个人,即使是印度贱民中最愚笨和最低劣的人,也会从小就尝试着以某种方式去解释世界,并且根据这种解释,尽量使自己适应生活;如果人不能进行解释,他就会发疯。(〔意〕阿尔莎·莫兰黛:《历史》下册第556页)

“可是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他说。“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美〕厄·海明威:《老人与海》第70页)

当春天,甚至是虚假的春天来临时,除了去哪儿最使人爽快舒适以外,一切都不成问题。唯一使人败兴、浪费光阴的东西就是人,如果你不能避免约会,那么每日都是无止境的。人往往是幸福的限制

物，很少有人象春光一样美好。（〔美〕欧内斯特·海明威：《活动宴会》《老人河》第495页）

“……外面的人看我们时，他们不是在看想看的東西。这好象看一个遥远的星星。实际上你不是在看那个星星，而是在看过去的反射光。”（〔美〕西德尼·谢尔顿：《午夜情》第301页）

水里的游鱼是沉默的，陆地上的兽类是喧闹的，空中的飞鸟是歌唱着的；但是人类却兼有了海里的沉默，地上的喧闹，与空中的音乐。（〔印度〕泰戈尔：《飞鸟集》第10页第43条）

人就是大地，就是颤动的泥浆的/容器和眼皮，黏土的形体/就是加勒比的歌，奇布却的石头/帝国的杯子，或者阿劳加的硅土/他柔软而多血，然而/在他那潮润的水晶的/武器的柄上，却铭刻着/大地的缩影。（〔智利〕巴勃罗·聂鲁达：《亚美利加洲的爱》《诗歌总集》第3页）

如果你真的睁开眼睛来看，你会从每一个形象中看到你自己的形象。

如果你张开耳朵来听，你会在一切声音里听到你自己的声音。（〔黎〕纪伯伦：《沙与沫》《先知》第99页）

显而易见的东西是：在被人简单地表现出来之前，从不被人看到的。（〔黎〕纪伯伦：《沙与沫》《先知》第126页）

(2) 人群对于个人的强制, 既温柔又冷酷

——人际关系

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趋,同利相死。(司马迁:《史记·吴王濞列传》《史记》九第2826页)

“人生第一次所受到的悲哀,严重的教训,莫过于知道人与人之间,须要隔层障呀!……”(王统照:《钟声》《王统照文集》第一卷第139页)

“你,地上的和平之神,——所以你不适于超升呀,你扎根在人类的土地上,在人类的丑恶,疯狂,自私,毒害的环绕里,难怪你把‘人类的心’看得过分宝贵,你记住,这就是人与神中间的分界!……是的,在最初,最初,上帝将他们逐出乐园,——你知道是那四面转动着发火焰的剑的伊甸园,为什么用火剑围绕这生命树的乐园?为了人类,为了永不许人类再回到那无忧无虑,自由欢乐的园于去!这是宇宙的最大悲剧,并不只是属于人类的。你想:人的祖先既已经是生于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尘土还不是罪恶的发源吗?他们生于罪恶,死于罪恶之中,一代,一代,一类,一族,他们与他们可怜的后裔,永远再得不到那四道河水的滋润;他们与他们的后裔,永远追随着他们第二代的祖先在尘土上互相打,杀,喝着同体的血液,代替那天上河水的滋润。相传下去,暴怒与偏见在他们传统的血中生着毒菌,更扩张更变化起来,便形成了他们独具的高傲与残忍!……女神,地上的女神,说到这儿,我晓得你一定会给他们辩解:他们有生之欲,有食之欲,所以有时不免争斗的悲剧。可是,他们的欲真象无底的恶

渊。为什么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都赐给他们，他们还贪婪不够呢？上帝原来也期望他们生育众多，治理这丰富无边的大地，为什么他们不自满足呢？有什么逼迫他们，残害他们，使他们受到苦难呢？……没有，没有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都在主的意旨之下听他（人类）的管理了，逼迫，残害的只是他们自己！他们从祖先传下来的恶毒血液在他们的身体里与精神上作祟，也因此摧毁了不少不少的别的生物与原是洁净的土地。……”

“是的，我不说你的好意全是被蒙蔽的。‘人类的善心’；善心，在黑暗的尘世中不是没有一两个有光有热的火星跳动。对呀，人类间曾有过那样的伟大人物，讲过什么‘好生’；什么‘民胞物与’；什么‘爱人如己’；什么，……但，可惜这种罪恶里偶有的灵明，胜不过他们同类的毒欲的火焰。……在地面上，无论什么世代（他们血染的岁月），‘完全人’太少了，太没有改善他们罪恶同类的气力了。他们，那点从天上带下来的灵明，如同暗洋上一星亮光，立时被嘲笑与侵袭的风涛打灭了，浸没了，所余留的只是血水泛滥；只是毒欲的扩展；只是没有心的骷髅在尘土中撞打，毁坏。……”（王统照：《泪与翼》《王统照文集》第二卷第16页）

要知道，人，这是创造财富的财富。可是，并非人人都能在实际工作中认识这一点。侮辱别人，也常被别人所侮辱；不尊重别人，也常被别人所不尊重。难道马克思曾将这行径，列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么？唉，经不错，全让歪嘴的和尚给念坏了。（张洁：《沉重的翅膀》第221页）

人类这东西很怪，不象其它动物的相互关系那样简单。人类的相互关系很复杂，很多样，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而最终都通过一定的心理关系表现出来。舆论便在人们的心理关系上展开着各种各样的影响。

人人几乎都会使用舆论的武器。(柯云路:《新星》第196页)

无论如何,女儿的命运,女儿的幸福是不能不关心的。但是象这种幕后的准备措施,要是夺去了女儿第一次在公众场面上遇到的那种出乎意外的最美丽的一刹那,或是把还不能揭晓的秘密在女儿的面前揭晓,使女儿过早地知道一个人要得到成功,不需要同情心和幸福而需要虚伪,这实在是很大的不幸。这种工作把人类相互间的关系弄得非常庸俗化,而人类关系只有在未被庸俗化的时候,才能成为真实而神圣的东西。严格的道学先生大概还会补充一点:这种类似的措施,比起我们常陷人的那种道德上的堕落,对姑娘的心地更其有害。

(〔俄〕赫尔岑:《谁之罪?》第149页)

人与人天天密切地接触,要互相付出代价的:要仅仅欣赏对方的优点,而不刺痛对方的缺点,也不被对方刺痛缺点,双方都需要有多方面的生活经验、理智和诚挚的热情。(〔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第92页)

“袖手旁观的人总喜欢对干活的人吹毛求疵。这是一般的心理。然而这是不公平的,荒谬的。‘他们干得不够快’,但是事情很明白,人们的要求总是操之过急;自己不干工作,就体会不到工作的艰巨性,无法计算会有多少困难,困难有多大,‘工作进行得还是有错误’,人做工作怎么可能没有错误?人不是神,不可能要求他们或他们的工作完美无缺。一个明智的人,如果看到干工作的人们积极性很高,认真负责,能听取意见,采纳一切合理的建议,那他就感到很满意。您发现工作的进展都符合这些条件,那您还有什么再挑剔的呢?如果您,由于人类的弱点,有时对工作人员发脾气,那我也不会严厉责备您。怎么办呀!您是个人,总得原谅您的这种人类的弱点;但是我必须向您指出,要是您对工作人员不同情,不赞许,不帮助,那您是不对

的。您也不会这样。您是正确的。”（〔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第187页）

结交许多朋友干什么？为的是一到紧要关头能有储备的人力。但是这些草率轻信的人，在紧要关头不是可能变成内奸吗？因此，我们及时了解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倒也是值得庆幸的事。这就能防止我们在需要真正行动时犯错误。离他们愈远愈好。（〔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第306页）

不，我的朋友们，我的恶毒的、卑劣的、可怜的朋友们，你们想错了：并不是他们站得太高，而是你们站的太低。现在你们可以看到，他们只是站在地面上；你们所以觉得他们在云霄中飞翔，只因为你们自己是坐在地狱似的火坑里面。他们站的那个高处，是人人都应该而且能够站上的。（〔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350页）

不过，人事关系在社会上是一种资本，若要它经久，就不得不节约。伐西里王爵知道这一点，假如他替一切求他的人说情，他不久就不能替他自己说情了，一旦觉悟了这道理，他在使用他的势力方面就变得节约起来了。（〔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26页）

假若果有此事或类似的事，那么生活中便会少一些考虑不周的理论、不公平的责难、含混不清的议论，便会少一些当前屡见不鲜的情况，即每个人都认为：他既然会说话，就可以教训别人，为别人出主意，指点别人，责难别人，每个人都这样认为，便把生活搞得乱七八糟。而即使没有他的干预，生活就已经够乱了。假如他想清除生活中的污浊，那就让他首先清洗掉自己灵魂中的虚荣心吧，就让他排除自己的头脑对动荡不定的时代的依赖性吧。待到理想不可动摇和永恒不

变的时候,再让他认清自己和自己的道路,只有到了那时再让他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吧。这种见解应该是简短、朴实、真诚和火一样的炽热。

在生活中有如此之多的导师,学生却很少;学说很多,可真理呢?有谁知道真理在哪里,寓于何处呢?

打消性急的而又并非总是纯洁的好为人师的愿望,默默无闻地死去,比扩大生活中的虚伪面和增加人们的错误要好得多。 ([苏]高尔基:《一个诗人的故事》《高尔基文集》第一卷第297页)

事情往往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变得愈低贱、愈卑劣的时候,我们便愈能理解他和觉得他可亲近;坏人总是比好人更能得到我们的关注。这是因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同坏人相比要比同好人相比更有利。 ([苏]高尔基:《扫烟囱的人》《高尔基文集》第二卷第434页)

凡能自重的人也会爱惜别人…… ([苏]高尔基:《在峡谷里》《高尔基文集》第六卷第208页)

捷捷列夫 (作成姿势) 十二万分可敬的两脚动物! 当你们说, 恶应该用善来报答, 那你们是错了。恶是你们生来就有的一种本质, 所以是廉价的。善是你们自己编出来的, 你们为它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所以它是宝贝, 是稀世之珍, 世界上没有比它更美好的东西。从这里得到一个结论: 把善和恶拉平, 对于你们是不合算的, 没有好处的。我告诉你们: 只能够以善报善。你们付出的永远不要比你们所得到的多, 以免鼓励人们高利贷的意识。因为人是贪心的。一次得到了比他应该得到的要多, 第二次他便要再多得到一些。你们还给他的也不要比所欠他的少些。因为假使你给他算错一次钱——人是专会记仇的——他就会说你“破产了”, 不再尊重你, 第二次他就不再给你行善, 却只给你施舍了。兄弟们! 人

们给你所行的善，你得严格地照数偿还！因为世上没有什么再比自己邻人施舍的人更可悲和更可恶的了！可是对于恶，永远要偿还百倍的恶。邻人对你作的恶，永远要偿还百倍的恶。邻人对你作的恶，你要格外大量地去报答他。假使当你向他恳求面包的时候，他给你一块石头，你就担一座山推在他的头上！（〔苏〕高尔基：《小市民》 《高尔基剧作集》第37页—38页）

我们/地球上的居民/把每个地球上的居民当成亲人/大家都是弟兄/在车床旁/在办公室/或是在矿井/我们大家/在世界上/都是/创造生活的同一个队伍里的士兵 （〔苏〕马雅可夫斯基：《革命》 《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一卷第38页）

即使原则性很强的人，有时也难免会犯温情主义，因此，人们如果对某人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的固定的看法，就非常不愿意改变它，甚至认为似乎不便改变它，尽管不容驳斥的事实已经证明，此人根本不象他表面给人的印象那样。“他会改好的！……我们谁也不是没有弱点。”（〔苏〕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第648页）

多年来，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卢萨诺夫的工作一直是管理人事档案。这个职务在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名称，但实质都一样。只有无知愚民或不明真相的外人不懂得这是多么细致、微妙的工作，需要具备多么了不起的才能。这是诗一般的艺术，迄今连诗人们也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每个人在生活道路上填过不少表格，每一份表格都要提出无数的问题。一个人对一份表格上一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一条线，照例从那个人身上通到当地的人事档案管理中心。如此，从每一个人身上都要拉出几百条线，合在一起就有千百万条。如果这些线都让大家看到的话，整个天空将完全被蜘蛛网遮蔽；如果这些线变得象橡皮筋那样，公共汽车、电车和路人将无法行动，报纸的残片或秋天的落叶也不会被风吹得在街上乱飘。它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人们时刻

感觉到它们的存在。问题在于所谓白璧无瑕的档案就象绝对真理，就象十全十美的理想一样，几乎是达不到的。如果刨根究底的话，对每一个活人都可以记下一些不好的、可疑的地方；每个人都做过些错事或隐瞒了些什么。

由于经常感到这些看不见的线的存在，人们自然会对管理极其复杂的人事档案的那些人产生敬意，承认他们的权威。

.....

这工作的诗意就在于可以感觉到，一个人完全在你掌握之中，尽管事实上你还没有把拳头攥紧。

卢萨诺夫在总的生产过程中所处的神秘莫测的特殊地位，使他对生活过程有了深刻的了解，从而使他得到满足。人人都看得见的生活（生产、开会、本厂通讯、厂工会贴在出入口的布告、补助申请、食堂、俱乐部）并不是真正的生活，只不过在不知就里的人看来如此罢了。生活的真正趋向不是大叫大喊，而是在安静的办公室里，两三个互相了解的同志之间或由一次语调亲切的电话决定的。真正的生活还流动在机密文件和卢萨诺夫及其同事们的公文包深处，它可以长期悄悄地跟在某人背后，然后在倏忽间显现本相，从地下王国里张开血盆大口，吃掉牺牲品的脑袋，或向他喷吐火焰——过后又不知躲到哪里去了。表面上一切如常：俱乐部、食堂、补助申请、本厂通讯、生产；只是通过出入口的人缺了一个，被解职、除名、清洗了。（〔苏〕亚·索尔仁尼琴：《癌病房》第一部第260页）

拿人与人的关系来说，嘲笑别人的缺点是极自然的事，所以遇到挖苦的人我们应当原谅，因为我们自有可笑之处给他取笑；值得骇怪的乃是无中生有的毁谤。（〔法〕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都尔的本堂神甫 比哀兰德》第19页）

倘使有两个病情相仿的人，一个得到温情的安慰，有关切他生死存亡的人照顾，一个是由职业的看护服侍；那末一定是后者不治而前

者得救的。这是人与人之间不由自主的交感作用；医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以为病人得救是由于服侍周到，由于严格听从医生的嘱咐；可是做母亲的都知道，持久的愿望的确有起死回生之力。（〔法〕巴尔扎克：《邦斯舅舅》下册第385页）

在某些人的心里，好象确有一种和其他本能同样纯洁坚贞的真正的兽性本能，具有这种本能的人会制造同情和恶感，会离间人与人的关系，使他们永难复合。（〔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一册第210页）

到了某种程度的贫苦生涯，人会各各变成孤魂野鬼，彼此漠不关心，把生人也当成游魂。你的最亲的骨肉也会被你看作一些憧憧往来的黑影，几乎成了人生的穷途末路中的一些若有若无的形象，很容易和无形的鬼魂混淆在一起。（〔法〕雨果：《悲惨世界》第四册第1164页）

……我最怕的是，一旦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们的手里，他们说不定会背信弃义，恩将仇报，因为感恩图报在人性中并不是一种可靠的美德，而且人们并不是经常根据他们所受到的恩惠来决定他们的行为，更多的时候是根据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利益来决定他们的行为。（〔英〕笛福：《鲁滨孙飘流记》第218—219页）

……大凡不涉及私人利害得失的地方，人总是容易站在公正和人道一方面。（〔英〕华特·司各特：《爱丁堡监狱》第27页）

……阳光雨露既赐与正义的人，也赐与非正义的人。他们既然生活在一起，情况常常使他们的交往成为不可避免。坏人也许因此受到好人的感化；同时在某些考验中，正义的人有时也可能变得褻渎神圣了。（〔英〕华特·司各特：《爱丁堡监狱》第154页）

……在片面的感性影响下，许多人对于任何他们想象中喜欢采取的措施当然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但要把这些措施的优点说给别人听就不能满足于自以为是了，就要表现出不偏不倚，考虑到有相反的论辩；就得在说话中比在意念中有说服力，公平合理。（〔英〕华特·司各特：《爱丁堡监狱》第560页）

……我们每人生在世界上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被囚禁在一座铁塔里，只能靠一些符号同别人传达自己的思想；而这些符号并没有共同的价值，因此它们的意义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我们非常可怜地想把自己心中的财富传送给别人，但是他们却没有接受这些财富的能力。因此我们只能孤独地行走，尽管身体互相依傍却并不在一起，既不了解别的人也不能为别人所了解。我们好象住在异国的人，对于这个国家的语言懂得非常少，虽然我们有各种美妙的、深奥的事情要说，却只能局限于会话手册上那儿句陈腐、平庸的话。我们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思想，而我们能说的只不过是象“园丁的姑母有一把伞在屋子里”这类话。（〔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第200—201页）

……必须有这样的经验，经过日积月累，个人才认识自己。但是这里存在着区别：虽然每人都同样感觉到他的身体是个独立的完整的有机体，但每个人并不同样地感觉到自己有着完整的独立的个性。在青春发育期，离群独立的感觉很厉害。当然也并不总是发展到极端的程度，以致个人和同伴之间的差别让别人看得特别明显。那些生活的幸运儿总是吉星高照，一路顺风。正是这种人才象生活在蜂箱里的蜜蜂一样，几乎没有什么自我意识：他们和大伙儿一块行动，他们玩乐只因为和大伙儿共享。（〔英〕毛姆：《人性的枷锁》第66页）

“不应该拿这点来责备人，冬妮！”参议院色严肃地说。“一个

人第一次和别人见面，显露出自己优越的一面，说一些动听的话取悦于人——这是很自然的事！”（〔德〕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上册第97页）

克丽斯蒂娜 你有什么权利，胆敢闯进我们家里，还想把我撵出去？

你生育了一个儿子，把他扶养成了人；这是你的本份，是你命中注定的。你应该感谢天主圣父的恩典，使你如此完满地尽到了责任，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这样的幸运。现在你已经站到坟墓边上，在老死之前，最好往旁边靠靠，不要挡住道路。也许你养了个儿子不成材，所以直到如今，他仍旧是一个毛头孩子，还要你来管教指正。如果你要于女报答养育之恩，那倒可以，不过要用另一种办法。你以为子女的命运仅仅是为了尽孝道而牺牲他的一生吗？他的神圣使命在呼唤：“到那边去！”而你却在叫喊：“忤逆之子，到这里来！”难道要他误入迷途，难道要他牺牲他那属于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精力，仅仅为了满足你个人渺小的私心？你以为你生育了他，扶养了他，就天经地义地应该索取报答吗？难道这本事不就是你的生命的意义和责任吗？你尽到了如此崇高的天职，难道不应该知足地向天主圣父感恩戴德，难道说你生儿育女仅仅为的是在后半生向他们索求报答吗？难道你不明白贪图报答这个字眼本身就已把你长期培育起来的品德毁于一旦了吗？再说，你又有什么权利管到我头上来呢？尽管没有生身父母我丈夫就不会出世，可是难道说婚姻是把我的自由意志抵押给婆婆或者公公的一宗买卖吗？你不是我的母亲。我挑选奥洛夫作我的丈夫的时候，从来没有赌咒发誓说要服侍你。我对我丈夫极其尊敬，不许任何人侮辱他，哪怕是他的亲生母亲也不行。所以，我就把这番话讲明。（〔瑞典〕斯特林堡：《奥洛夫老师》《戏剧选》第93—94页）

“我常常看到，个人的欲望在腐蚀人的品质上有多么不可抗

拒的力量，我也知道必须原谅别人的弱点，可是当这个弱点不但影响到他自己的生括，还影响到成百上千的别人的生括、把他们唯一的庇护所彻底粉碎的时候，告诉我，罗丽姐，你还觉得可以原谅他们吗，即使是一刹那的时间？天神给我们权利原谅这种弱点吗？（〔印度〕泰戈尔：《戈拉》第370页）

于是，这两个朋友，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又象以前那样亲密地交谈起来了。戈拉说话时又用了那种亲切的调子，今天他的话在毕诺业的心弦上引起了共鸣。于是，毕诺业也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多少无关重要的琐碎小事，要是用白纸黑字写出来，一定会显得毫无意义，甚至是荒谬可笑的，他谈起来却带有谱成曲子的史诗那种不断出现的悦耳音调。在他心里演出的那幕美妙的戏剧，被他用如此巧妙的语言描绘出来，听上去非常动人，而且无比美妙。他生活中这种从未有过的经验究竟是什么？充满心灵的这种无法形容的感情——每一个人都体验过吗？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抓住这种感情吗？毕诺业确实相信，在世俗社会的一般男女关系中，这种极其崇高的音调是听不到的。他一再地告诉戈拉决不要拿这种关系和别的关系相比，他的这种经验，别人以前是否也有过，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大家都有过这种经验，那么，整个人类社会就到处都会随着新生活的巨浪而激荡起来，就象一切森林闻到春天的气息，都会披上鲜花绿叶而欣欣鼓舞一样。这时，人们就不会象现在这样，只是吃饭睡觉，过着枯燥的生活。而生活中，不管有多少美好的事物，或多大的力量，也都会自然而然地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和色彩呈现出来。这就是那极魔杖，谁碰到它，都不会忽视它或对它无动于衷。通过它，即使是最平凡的人也会变得十分杰出。一个人一旦尝到了这种少有的经验的力量，他对生活的真谛，就会多少懂得一点了。（〔印度〕泰戈尔：《戈拉》第476页）

一场争论可能是两个心思之间的捷径。（〔黎〕纪伯伦：《沙与沫》《先知》第128页）

和你一同笑过的人，你可能把他忘掉；但是和你一起哭过的人，你却永远不忘。（〔黎〕纪伯伦：《沙与沫》《先知》第143页）

（3）有的在燃烧，有的在腐烂

——人的形形色色

……大凡小人度量极窄，眼孔最浅：偶然替人做件事儿，侥幸得效，便道泼天大功劳，亏我扶吕成就，竟想厚报，稍不如意，便要就翻转脸来了。所以人家用错了人，反受其荼毒。（冯梦龙：《一文钱小隙结奇冤》《醒世恒言》第728页）

世人度量狭窄，心术刻薄，还要搜他人的隐过，显自己的精明；莫说犯出不是来，他肯轻饶了你！这般人一生有怨无恩，但有缓急，也没人与他分忧替力。（冯梦龙：《古今小说》第106页）

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罗贯中：《三国演义》第345页）

君子与小人不可以并处。君子与小人并处，非君子去小人，则小人必害君子。然自吾观之，自古及今，小人害君子，如弹射者然，发十而中者八九；君子欲去小人，发矢者十，幸而中者一二而已。甚矣！小人之难除，而君子之易见伤也。

虽然，此何故也？君子持正，不能如小人之善悦其君；孤立无